

## 专题 14 文学类文本阅读之环境

### 专题导航

目录

|                        |    |
|------------------------|----|
| 常考点 01 社会环境 .....      | 1  |
| 常考点 02 自然环境 .....      | 6  |
| 拓展常考点 文学类文本阅读之环境 ..... | 10 |

### 常考点 01 社会环境

#### 【典例 1】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题。

为国瑞兄弟善后

尤凤伟

出门的时候国祥的女人问句：黑下回家吃饭吗？他想了想又说也许吧，女人说身上带那么多钱，路上千万小心啊。

出了村头，满眼映进碧绿田野和青色山脉，春天的暖意阵阵扑面，国祥深深嘘了口气，他觉得一直紧揪着的心有些放开了，自从兄弟国瑞死后他的心就一直紧揪着。

在殿后村后他碰见从前的学生苗家起骑车从村里出来，看见他苗家起忙不迭地跳下车小心翼翼问道：于老师……国瑞的案子……咋样了呢？他说国瑞死了。死了？苗家起瞪圆了眼，说咋这么快，从抓到现在不是才两个来月吗？他说时候不好，从重从严从快。国祥适才刚放松的心遇见苗家起又揪紧起来，他不由在心里骂道你个混账国瑞是自作自受哩，一向是鼠胆，咋刚进城就作起了大孽呢。盗窃文物你不知道这是犯大罪的吗？自从兄弟犯事，这话他不知在心里骂过多少回了。

快到高岗村头国祥跳下了车，舅舅家住在村头，进到屋里一会儿，表弟先锋就过来了，他是农村里头一拨丢下锄头干实业的人。这遭为国瑞的事儿他很痛快地质借了一个大数。富了还没忘亲戚情分，这一点让国祥感动。关于国瑞已死的消息，前几天他在城里已给先锋打过电话国祥问过先锋几句生意上的事儿，便抠抠索索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纸包，双手递给先锋，声音发颤地说：钱虽没用上也替国瑞谢你了先锋。先锋说国祥哥你得吃饭，不吃饭不行啊。他没说什么。先锋和舅舅见他执意要走，只好作罢。到了院子推起自行车，这时先锋问道：国祥哥，要不要我给国瑞兄弟扎点什么？舅舅说就叫先锋扎一点吧，国瑞他干混账事儿不就是为置办结婚“大件”么？人死了打发他个满足吧。国祥不语，觉得眼前又升起一团白雾。只听先锋说道：要不我扎台彩电再配上台VCD吧。国祥说那谢你了，说毕推起车子跌跌撞撞地出了门。

从高岗去埠后是山路，从记事起每年正月都带着兄弟从这条路上走亲戚。成人后兄弟俩就骑车走亲戚了，三蹬两蹬就从家到了舅舅家，再三蹬两蹬又从舅舅家到了二姨家。

进门看到二姨夫一家人在吃饭，他知道到晌午了。看见他手端酒盅的二姨夫即问：国祥你吃饭了吗？他顺口说吃了。就问起国瑞的案子。他不想在人家吃饭的时候报出个凶信儿，说等吃过饭再说吧。国祥一直对二姨夫的印象不佳。上次来借钱二姨夫说往案子里使钱是不正之风，不能犯这个错误。当二姨坚持要借他又提出存折只差半个月到期，无奈只有等。兄弟死后他对二姨夫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觉得就是为等这份钱才耽误了兄弟的命。好不容易等到吃完了饭，涨红着脸的二姨夫边剔牙边问案子的情况。他说国瑞死了。二姨夫稍微愣了一下，说我说过使钱是没有用处的，这不人财两空了嘛！国祥说没使上钱。这期间二姨一直怔怔的，好像没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哇”的一声哭嚎起来，眼泪鼻涕一把一把抓，很伤心。他劝了二姨几句，便从怀里掏出同样报纸包着的钱，搁在二姨夫的身前。同样是走到院子时两眼红红的二姨提出要为国瑞扎几样“大件”。他说别的都有了，要扎就扎台洗衣机吧。走出二姨家，国祥眼前又是白茫茫的一片。

出了埠后村他看出天阴得重了，整个春季都是坏天气，一般说来坏天气不会对他这个教书匠有什么影响，但今年是个例外，为弟弟国瑞的事他一直在坏天气里奔波，包括为国瑞善后的此刻。想到再过一会儿他就会把今天要还的最后一份钱送到大姐夫手里，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姐夫是个很厚道的人，家境不富裕，钱是闻知消息自己送上门的。尽管钱数不多，但他是很感激的。此刻，轻松心情转而又让他往善后的事上想，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否为弟弟结门“冥亲”，让弟弟在冥世里不是孤身一人。想结冥亲也难哩。想到这一抹悲凉又升上心头，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一带的道路高低不平，他骑车下得一个大坡，便看到道路左侧赵家乔水库。水库阴沉沉的水面与阴沉沉的天空在远处连成一片。这瞬间他感到自己是站在天涯海角，孤立无助。他想。其实从兄弟死后他便告诉自己不能再教书了，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没教育好，还有什么脸面教别人家的孩子呢？书是一定不能教下去了。能养鱼最好。

国祥重新上路天色更加昏暗，他粗略计算还剩下七八里路，多加点腿劲儿天全黑前赶到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今晚是非住下不可了。想到这他脑子里陡然跳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大姑夫也提出要为国瑞扎点什么的话，那让他扎样什么呢？他觉得应该预先想一想，反正时间充裕，可以好好想一想…

（选自《人民文学》1998年第7期，有删改）

作为优秀农村题材小说，本文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请结合文中的社会环境，探究其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 【技巧点拨】

社会环境描写的主要作用表现为：

1. 为人物活动创设典型环境, 推动情节发展演变。
2. 暗示故事发生的时代特征。
3. 渲染气氛。
4. 烘托人物形象或特定情形下的特定心理。
5. 烘托、深化文章的主旨。

概括社会环境特征时可从人物、社会状况、时代特征等角度分析。

## 【变式演练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岳阳楼

叶紫

诸事完毕了，我和另一个同伴由车站雇了两部洋车，拉到我们一向所景慕的岳阳楼下。

然而不巧得很，岳阳楼上恰恰驻了大兵，“游人免进”。我们只得由一个车夫指引，跨上那岳阳楼隔壁的一座茶楼，算是作为临时的替代。

心里总有几分不甘。茶博士送上两碗君山茶，我们没有回话，之后才由我那同伴发出来一个这样的议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不如和那里面的驻兵去交涉交涉！”

由茶楼的侧门穿过去就是岳阳楼。我们很谦恭地向驻兵们说了很多好话，结果是：不行！心里更加不乐，不乐中间还带了一一些儿愤慨的成分，闷闷地然而又发不出脾气来。这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城楼边，顺着茶博士的手所指着的方向，像看电影画面里的远景似地，概略地去领略了一点儿“古迹”的皮毛。我们知道了那兵舍的背面有一块很大的木板，木板上刻着的字儿就是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我们知道了那悬着一块“官长室”的小牌儿的楼上就是岳阳楼。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古今名人的匾额，那里面还有纯阳祖师的圣像和白鹤童子的仙颜，那里面还有一据说是很多很多，可是我们一样都不能看到。

“何必呢？”我的同伴有点不耐烦了，“既然逛不痛快，倒不如回到茶楼上去看看山水为佳！”我点了点头。茶博士这才笑嘻嘻地替我们换上两壶热茶，又加上点心和瓜子，把座位移近到茶楼边上。

湖，的确是太美丽了：淡绿微漪的秋水，辽阔的天际，再加上那远远竖立在水面的君山，一望简直可以连人们的俗气都洗个干净。小艇儿鸭子似地浮荡着，像没有主宰；楼下穿织着的渔船，远帆的隐没，处处都欲把人们吸入到图画里去似的。我不禁兴高采烈起来了：“啊啊，难怪诗人们都要做山林隐士，要是我也能在这里做一个优游水上的渔民，那才安逸啊。”回头，我望着茶博士羡慕似地笑道：“喂！你们才快活啦！”

“快活？先生？”茶博士莫明其妙地吃了一惊，苦笑着。

“是呀！这样明媚的湖山，你们还不快活吗？”

“快活！先生，唉！……茶博士又愁着脸儿摇了摇头，半晌没有下文回答。

我的心中却有点儿生气了。也许是这家伙故意来扫我的兴的吧，不由的追问了他一句：“为什么不快活呢？”

“唉！先生，依你看也许是快活的啊！……”

“为什么呢？”

“这年头，唉！先生，你不知道呢！”茶博士走近前来：“光是这岳阳楼下。唉！不像从前了啊！先生，你看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上吊的！”他指那悬挂在城楼边的那一根横木。“三更半夜，驾着小船儿，轻轻靠到那下面，用一根绳……唉！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跳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先生，吃的、穿的，天灾、水旱、兵，鱼和稻又卖不出钱，捐税又重！……看他的样子像欲哭。

“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快活呢？”

“我，唉！先生，没有饭吃，跑来做堂馆，偏偏又遇着老板的生意不好！……”

“啊——”我长长地答了一声。

接着，他又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他说：这岳阳楼的风水很多年前就坏了，现在已经不能够保佑岳州的人了，无论是种田，做生意，打鱼，开茶馆…没有一个能够享福赚钱的。纯阳祖师也不来了，到处都是死路了。湖里的强盗一天一天加多，来往的客商都不敢从这儿经过，尤其是游君山和游岳阳楼的，年来差不多快要绝踪。况且，两个地方都还驻扎着军队……

我半晌没有回话。一盆冷水似的，把我的兴致都泼灭完了。我从隐士和渔民的幻梦里清醒过来，头不住地一阵阵往下面沉落！我低头再望望那根城楼上的横木，望望那些渔船，望望水，望望君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变得模里模糊起来，黑暗起来，美丽的湖山全部幻灭了。我不由的引起一种内心的惊悸！

之后，我催促着我的同伴快些会过账，像战场上的逃兵似的，我便首先爬下了茶楼，头也不回地，就

找寻着原来的路道跑去。

一路上，我不敢再回想那茶博士所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我非常庆幸，我还没有真正地做一个岳阳楼下的渔民。

至少，在今天，我还能够比那班渔民们多苟安几日。

作品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了怎样的社会环境？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 常考点 02 自然环境

### 【典例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云中记（节选）

阿来

地震发生在五月，然后过了一个夏秋冬春。先是住蓝色的救灾帐篷，解放军和村里人一起，把救灾板房构件一块块背上山来。全村人就搬进蓝色顶子的救灾板房。解放军要走了，好多人都哭了。一个救灾干部带来了电视台记者，他要云中村的老百姓为解放军唱歌。唱一首云中村人不会唱的歌，叫《感恩的心》，还要加上哑巴比画的动作。老百姓不干。不是不感恩解放军和救灾的志愿者。他们只是不好意思那样唱歌。他们只是不会也不愿意唱不会唱的歌，彭措家夹断了腿的孩子是两个战士背下山去的。孩子的父亲去替这两个战士补磨破了的鞋。去替所有的解放军补鞋。带着最结实的牛筋线，最柔软的小羊皮。琼吉家的死人在废墟下埋得最深，解放军用三天时间才刨出来。他家老奶奶看到解放军就说菩萨，菩萨。老奶奶一见到解放军就拉着那些刨过泥的手，搬过石头的手，把发臭的尸体从废墟下刨出来的手，一个劲的亲吻。老奶奶在解放军官兵那里得到一个称号，“吻手阿妈”。解放军不肯吃灾民的东西，不肯喝灾民的茶，老百姓只能吻他们的手。一群孩子从山坡上摘了野草莓，捧在脏手上，举在战士面前：叔叔，草莓！叔叔，草莓！战士不拿，看着连长。连长说：这个可以有。战士们就从那些小脏手上取草莓吃，一颗，又一颗。全村活着没有受伤的孩子都上山去，捧下来野草莓跟在那些战士后面：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云中村的人不喜欢那个要他们唱《感恩的心》的干部。

那个干部以为感恩就是唱《感恩的心》。但看到电视上歌星们齐声歌唱《感恩的心》，双手在胸前比画出一个心的形状，很多云中村人都哭了。

灾后最悲伤、最忙乱的一个星期过去，救灾干部走了一些，留下了一些。仁钦是本村人，自己要求留下的。

仁钦升任了云中村救灾工作组组长兼瓦约乡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

仁钦开始为恢复重建而忙碌。等待重建的项目很多。村民的房屋，断了的水渠，特别是上山的道路。仁钦确定这条路为优先工程。没有路，重建的材料弄不上山来。他和全村人商量，盘算好了一切。云中村人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上个大学回来就变得这么有主意。二十多岁的娃娃带着大家重建村庄。

仁钦离开村子去县上。他去请求县里调配挖掘机。但他带回来却是地质隐患调查队的专家。专家们上下跑了几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地震在后山上造成的那道裂缝非常致命。山体的重力作用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滑坡体，云中村就在滑坡体上，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移民搬迁。云中村的人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话！

大家的责难之声都对着仁钦：看看你请来的是什么人？！

仁钦哭丧着脸：是政府派来的人！

搬迁。搬迁。光是动员搬迁的会就开了一个多月。地震造成的恐惧与伤痛刚刚减轻一些。乡亲们心中又充满了惶恐。

仁钦跑到把母亲也把整座磨坊都压倒地下的巨石前，哭了一场。

仁钦又跑到县里，请示派出得力的干部。县长虎着脸：得力干部？你不是得力干部？回去！人命关天！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书记和颜悦色一点：基层干部，什么是能力？嘴皮磨薄，腿杆跑细。心要好，脸要厚。

仁钦不开会了。一家一家走访。一家一家说服。相信国家，相信党，相信科学。

村民回他的话是：国家好我们知道，党好我们知道。你那个科学我们不知道。

地震发生的日子是5月12日。

那天，愁云惨淡，神山不见。天塌了，地陷了。建在山前的手机通讯塔也歪着身子，余震每来一次，就摇晃着身子发出疹人的吱嘎声。震后第一天，从乡政府冲上山来一个副乡长。他居然没有被满山滚石砸死，也算是个奇迹。当天夜里，又从县政府来了一个干部。他的头上包扎着绷带，那是一个胡乱缠上的急救包。

县里来的干部就是仁钦。他脑袋上缠着绷带，浮肿的脸上满是泥土。他的两只鞋都破了，乌黑的脚趾头露在外面，走路一瘸一拐。云中村惊魂未定的乡亲没有认出他来。

到底是县里来的干部，他把一窝蜂扑在废墟上的人员分了组，身体壮的挖掘，其他人传递那些挖掘出的石头和木料。三个小组在有人呼救的废墟上同时展开。速度果真快了。先他到达却六神无主的副乡长也镇定下来。

仁钦让他休息一下。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喊：这种情况，我怎么能休息？！

那我请你去把挖出来的粮食和肉集中起来，组织人做饭！让大家吃顿热的！

那是震后第三天，全云中村幸存的人才集中起来吃了一顿热腾腾的饱饭。

即便是废墟下还有人，还有活着的人。但两天没有合眼的人们，端着饭碗就睡着了。全村人东倒西歪



坐了一地，手里还端着饭碗，嘴里还含着没有吞下的食物就睡着了。他们的脸松弛了，露出了近乎幸福的表情。几乎就是幸福的表情。

他们的头顶上，阴云正在积极地散开，好像有神在驱赶一样。天空现出了明亮的蓝色。阳光重新照亮大地。

云中村的人都睡着了，太阳照亮的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寂静无声。

（有删改）

[注]《云中记》，是作家阿来在“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动笔创作的一部献给死难者和消失的城镇和村庄的长篇小说。

简要赏析小说结尾两段的环境描写。

## 【技巧点拨】

小说中自然环境的作用

1. 交代事情发生的地点或背景。
2. 渲染气氛。
3. 烘托人物的心情。
4. 反映人物的性格或品质，烘托人物形象。
5. 推动情节的发展。
6. 深化作品主题。

## 【变式演练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家(节选)

巴金

这个晚上觉慧只睡了三四个钟头。天还没有亮，他就醒了，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地挨到了天明。

是出发的时候了。他还要同觉民到琴那里去，所以不能够在家里多留一会儿。觉新送他们走了半条街。

街上很清静。有几个提着篮子去买菜的厨子，有一个进城来挑粪的乡下人，有两个卖早点心的小贩。

天空晴朗无云，金色的阳光灿烂地照在对门公馆的墙上。无数的麻雀在槐树枝上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欢迎初升的太阳。

“我去了，大哥，”在一个较小的公馆的门前觉慧站住了，含泪地说，“你回去吧。”他紧紧地握着觉新的右手。

“可惜我不能够多送你。”觉新也用泪眼看他，叹息说。

“你在路上要好好地保重，沿途多写信来。”

“我去了。”觉慧重复地说了这句话，又把觉新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到了姑母家，两个人走到琴的窗下。觉民先用手轻轻地在玻璃窗上敲了两下。

里面起了琴的咳嗽声。一阵脚步声过后，窗帘便揭起来，玻璃窗上露出了琴的脸。头发蓬松，脸上还带睡容。原来她刚刚起床。

琴对他们笑了笑，忽然注意到觉慧的神情，便惊讶地小声问道：“今天？”

觉民点头说：“现在。”

她吃了一惊，脸色马上变了，头微微朝后一仰，低声说了一句：“这样快？”

觉慧连忙把身子接近窗户，抬起眼睛望上去，小声唤了两三次“琴姐”。他的眼里只有一张她的脸，但是隔了一层玻璃。

“你走了？”她似疑似问地说。

“你等着。”她好像忽然记起了什么事情，马上不见了。

琴很快地又出现了，脸上依然带着微笑。“我送你一样东西，我以前答应送你的。”她说，从窗缝里送出一张纸片来。接了看时，原来是她最近的照相。觉慧再用欣喜的、感激的眼光去看她。窗帘已经放下了。他还想多立片刻，可是觉民在旁边催促他走。他又唤了一声“琴姐”，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应声。他再看一眼窗户，便毅然地走了。

觉慧和觉民边走边谈，一路上谈了不少的话。他们走到船码头的时候，黄存仁和张惠如已经在那里等候许久了。“觉慧你来看你的行李。”黄存仁说，他把觉慧引到船上舱里去。觉民也跟着上了船。

“你的铺盖卷我给你打开了，你看我已经把被褥给你铺好了。……这包东西是我同惠如弟兄送你的点心、饼干，给你在路上吃的。”黄存仁一一指点着说。觉慧只是点头。

“觉慧，不要忘记多写信，多写文章来啊！”张惠如走进舱来，拍着觉慧的肩膀说。

“你们也要多写信来才行。”觉慧笑着回答。

船要开了，觉慧又跟张惠如、黄存仁两人握了手，陪着他们走到船头。

“二哥，”觉慧知道他跟觉民快要分别了，便紧紧地握着觉民的手，亲热地对觉民说，“再见吧。以后你有空，要多跟存仁、惠如他们来往。将来万一有事情，他们也可以给你帮忙。”他又对黄存仁和张惠如说：“希望你们以后看待我哥哥就像看待我一样。你们会了解他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自然，何用你说，我跟觉民已经很熟了。我想他一定愿意参加我们报社的工作。”黄存仁亲切地、鼓舞地说。

“二哥，你答应吧。”觉慧看见觉民还在迟疑，便劝道。“觉民，来吧，我们欢迎你。”张惠如热情地向觉民伸出手去。

“好，我答应了。”觉民下了决心说，便也伸出手去握住张惠如的手，又跟黄存仁握了手。

“你路上要好生保重啊。”觉民说罢，便跟着张惠如、黄存仁两人上岸去了。

他们立在岸上，他立在船头。

船开始动了。它慢慢地从岸边退去。它在转弯。岸上的人影渐渐地变小，忽然一转眼就完全不见了。

觉慧立在船头，眼睛里还留着他们的影子，仿佛他们还在向他招手。

他们，他的哥哥和他的两个朋友就这样不见了。他的眼睛所触到的，只是一片清莹的水，一些山影和一些树影。三个舟子在那里一面摇橹，一面唱山歌。

一种新的感情渐渐地抓住了他，他不知道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离开家了。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热情的年轻朋友。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他这样想着，前面的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过去十八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

(有删改)

[注]本文节选自《家》的最后一节，这时觉新妻子因难产去世，觉慧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瞒着家人参加《黎明周报》工作，撰文介绍新文化运动，攻击旧制度旧思想。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毅然从家中出走。

请简要分析文中画线处景物描写的作用。

## 拓展常考点 文学类文本阅读之情节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的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晚饭刚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面，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开车了，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还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

(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香雪是学生，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香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咣咣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咣咣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

（选自铁凝《哦，香雪》，1982年第5期《青年文学》，有删改）

1.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小说中刻画了两群女孩子形象，一类是台儿沟村中的女孩子，一类是公社中学里故意追问香雪的初中女生，在鉴赏中读者会发现那些女学生是看不起香雪的。
- B. 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既有形象生动的动作描写、语言描写，还有精准的细节刻画、心理描写，手法灵活，人物鲜活。
- C. 小说在情节发展中没有自然环境描写，只借助了社会环境描写，突出了人物形象，再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
- D. 当木匠的父亲特意给香雪制作的小木盒，在台儿沟是独一无二，在小木盒上足以见得深深的父爱。

2. 台儿沟是香雪的生活之地，请结合文本谈谈这一社会环境有哪些特点。

3. 有人评价说，香雪的目光实在是“风毛麟角”：香雪眼神与台儿沟外的人不同，香雪关注的事物与台儿沟内的姑娘也不一样，试结合文本分析其中原因。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一盘红梨

刘笑伟

大学毕业，我来到一个公社当秘书。

公社位于冀东山区，名字很好听，叫梨树公社。我从县城坐上公社供销社来拉货的马车，穿山越岭约摸四个小时的工夫，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我觉得一切都那么新奇——天空是湛蓝的，溪水是清澈的，山峦是苍翠的，间或有炊烟在山窝间袅袅升起。

到了工作地点，已是晌午。当天，公社干部大多数去村里蹲点抓工作了，书记专门交代和我分在一个宿舍的小王老师留下来安顿我。公社机关所在地曾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最里边的一间，就是我们的宿舍。

小王老师热情地接过我手里的行李，朗声说：“欢迎大学生来到我们公社！”我一进门，看到一个土炕，炕上摆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饭桌。小饭桌上居然还摆着一盘红梨。新鲜的红梨，芳香扑鼻，粲然放光，红彤彤的表面还撒着细腻的水珠儿。“这是我们公社特地欢迎大学生的！”小王老师真诚地说。

盘腿坐在小饭桌旁，我吃了自己到基层工作后的第一顿饭：高粱米粥，加上白菜炖豆腐。边吃边聊，我问小王老师：“学校里有啥困难没有？”“困难倒没啥，就是快开学了，书本费还没收齐……”

小王老师欲言又止。

“还差谁家的？”我问道。“村东头紧靠河边的那一家，潘婶儿家，她家老二的书本费还没交。”小王老师回答。

我心里想下午正好没事儿，不妨去会一会这个不自觉的潘婶儿，也算是帮着学校解决一个难题。

(1)时值天高气爽的季节，庄稼正在收割，处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村东头有一条几米宽的小溪，溪水清可见底，游鱼追逐流动的白云，透明的小虾在绿绿的水草间嬉戏。举目四望，群山环绕的村落，仿佛世外桃源。

潘婶儿家的院子没有围墙，只是围了一圈河滩上捡来的大块鹅卵石，上面再插些荆棘。我敲了敲就迈进她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还有一个石碾。我高声问：“潘婶儿在吗？”只听屋里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在呐，进来吧。”

我一进门，一只母鸡扑棱棱飞到锅台上，锅台连着炕，炕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做针线活的皱纹很深很深。她抬起头，问：“同志，有什么事吗？”

眼前的潘婶儿面容虽有些苍老，但眼神却像溪水一样清澈。忽然，我看到了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那个镜框擦拭得一尘不染，与屋里几乎乌黑的墙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镜框里的内容让我心里一惊——那是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里面印着一行行仿佛在跳动的文字：李大弟同志于1951年3月参加革命，在某部任战士，不幸于1953年6月19日在朝鲜光荣牺牲。

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我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心中涌动着崇敬之情。“同志，你有什么事儿吗？”潘婶儿再次问我的时候，我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我没事……我是新来咱们公社工作的刘秘书。”“哦，都说公社来了个大学生，就是你呀！”潘婶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特别慈祥。



泪水瞬间盈满了我的眼眶。“潘婶儿，你等一会儿，我还忘了带一件东西。”说完，我一溜小跑回到宿舍，端起炕桌上那盘红梨就往外冲……

回到潘婶儿家，我拉住她的手说：“婶子，这是公社慰问军烈属的梨子，您尝尝鲜。”潘婶儿用袖子擦擦眼睛，慢声细语地说：“政府年年都来慰问，我们也没啥困难……”

“娘，我回来啦！”这时，一个小孩冲进了屋里，掀开水缸的木盖儿，拿起水瓢舀了多半瓢水，咕咚咕咚地喝着，然后一抹嘴说：“我们玩打仗的游戏，俺又赢了。”

吃过晚饭，天已经擦黑了，点点灯火让山乡重回静谧。油灯下，我递给正在看小说的小王老师八角一分钱，对他说：“给你，潘婶儿交了李二弟的书本费。”只见小王老师瞪大眼睛，嘴巴张得老大：“什么？公社的董书记刚刚给了我八毛一，也是说潘婶儿交的！”

……

2)寒风凛冽，雪花飞舞。一场冬雪，让小小的山乡披上了银装。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向即将启程的年轻人致敬。在公社的大门口，我看到李二弟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正和潘婶儿道别。

十几个鼻尖儿冻得通红的孩子，在大路两旁聚集着，带着羡慕的眼光观看着哥哥们参军入伍的火热场面。雪花飞舞中，一声声清脆的童音在群山间久久回荡：“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有删改)

4.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公社”“于1953年6月19日在朝鲜光荣牺牲”等文字透露出小说的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中，升华了小说的意义。
- B. 小说善于使用“误会法”：“我”开始误会了潘婶，要帮助学校向潘婶收取书本费，后来消除了误会，这使小说情节发展有起伏。
- C. 小说以“我”为视角叙述了一个普通人的家国情怀，“我”对主人公潘婶这一人物形象起到反衬，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
- D. 李大弟光荣牺牲，李二弟又参军入伍，这既表明了普通民众前仆后继、不惧牺牲的爱国精神，又有助于塑造潘婶这一人物形象。

5. 文中两处画线部分的景物描写各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6. “我”在潘婶家中看到了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这是作者精心设置的内容，请分析其在情节安排方面的妙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06015125230010233>